

滄桑

孫中山外孫王弘之家史紀實

王弘之 李云霞合著

二〇〇四年三月

故事梗概

长篇家史《沧桑》，通过一个官僚家庭中三代人，分别在晚清、民国、新中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荣辱兴衰、悲欢离合的故事中，反映出历来仕途险恶，人海沧桑的人生哲理。正如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告诫我们的“世界潮流，浩浩荡荡，顺之则昌，逆之则亡”这一真知灼见。

第一代王谨臣。他是晚清湖南湘乡一个农民，因不甘寞寞一生，老死阡陌而决然弃农从军，投身加入曾国藩所办的“保护桑梓”的团练，尔后发展成为湘军中的一员战将。他为腐败的晚清王朝奋勇作战，南征北讨。随湘军沿长江东下，与太平天国作战。他亲身经历了攻陷南京天堡城之战，打击了太平军，以及进入天京的所见所闻。由于他效忠王朝，屡建战功，经曾国藩保举，先后任常熟镇总兵、基隆镇总兵、淮北水军提督江苏灌云县板浦镇巡辑私盐等职，最后官拜一品大将军。他因一生军旅生涯，厌倦驰骋疆场，更不满清朝政府怯于抗御外侮而勇于镇压人民反抗的政策，屡谏受挫，无奈告老还乡，终以陷入封建家庭纷争，忧郁成疾，含恨下世。留下孤儿寡妇遭致家庭中落，前途茫茫。

第二代人王伯秋。他是王谨臣的长子，一生坎坷凄凉。他在父亲逝世后，随母自湖南迁居南京。面临今后如何生活的严

峻问题,迫使他不得不冷静思考今后的家庭负担与个人前途问题。不久,在世界新潮流的激荡下,促使他毅然跳出封建家庭书斋生活的小圈子,考进杭州武备学堂。在他接受了新思潮的启蒙教育之后,茅塞顿开。一年后,随同同学瞒着亲人赴日本,辗转入早稻田大学就读。在留日期间,结识了鑑湖女侠秋瑾、革命志士杨度等,并通过杨得以晋谒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。经常聆听先生革命理论的阐述,遍识一时俊彦,深受革命思想熏陶。学成归来,亲人苦劝,要求不再飘洋过海,远离妻儿,在国内找份工作,安分守己株守家园,免得两头牵挂。伯秋深明大义,明志以教育救国为终身职责。他先后主持法政大学,东南大学。不久,又赴美国,入哈佛大学深造。在一次留学生聚会时,王伯秋结识了中山先生次女孙婉。此后,两人亲密往来,情投意合。伯秋心里明白,这样长此下去不好。于是,在一次适当时候,他向孙婉直言:一、慈母家规甚严;二、早已遵母命成婚有子;三、伯秋长孙婉十几岁,实是不妥。因此,今后只能限于知己朋友而已,决不可前进半步。孙婉闻此,大为震动,反复斟酌,仍坚持己见。她向伯秋表明:一、伯秋必须接受她,她与伯秋是有缘相逢;二、原配李氏是无辜的,她可在婆母身边当个好媳妇,我与李氏夫人姐妹相称,我做你主外的夫人。三、伯秋已婚之事不能让父亲知道。其实,伯秋也不愿意失去这位心如水晶一般晶莹纯洁的红颜知己。但是,一面是封建家庭母命婚姻的羁绊;另一面是孙婉的柔情蜜意,使他陷于无所适从的矛盾境地。最后,他抵挡不了孙婉的紧追。顺从地于1915年由孙婉隐瞒实情函禀在日本的父亲。两人在美国喜结连理。一年后生下女儿,取名 Florance。后取中文名镶蕙。三

年后在由美去日的船上又生下儿子海平，外文名字 Soge，后取名弘之。在日滞留一年后，两人携一对小女儿由日回国。两人商定：免得母亲和李氏夫人难于接受，伯秋先只身回家，慢慢疏通，孙婉暂住兄长孙科家中。此时，正值中山先生来沪小住。孙婉托嫂嫂陈淑英向父亲透露实情，请求父亲原谅。伯秋家中有妻之事败露。中山先生大为恼火，怒责伯秋玩弄感情，欺骗孙家。孙婉一再声明，她事先知道此事，伯秋没有欺骗她，恳求父亲原谅他二人。中山先生迁怒于女儿，坚决不准女儿与伯秋继续夫妻关系，除非伯秋与妻子离婚。然而，伯秋母亲袁氏夫人也坚持一点：结发妻子无负于伯秋，不得离婚。况且当时伯秋与李氏夫人所生十七岁长子建寅夭折不久，李氏夫人痛不欲生，此时若冒然提出离婚，无异雪上加霜，置她于死地，王家决不做这不仁不义之事。一对青年人无力挣脱双方父母的两股绞索。最后，他们屈服了，浑泪别离，孩子归伯秋抚养。孙婉声言，等伯秋三年，希望伯秋坚强起来，再续鸳梦。可是事与愿违。不久，孙婉在父命难违的情况下，由兄长主持，改嫁广东南海戴思赛君为妻。孙婉思念伯秋，牵挂儿女，整日以泪洗面。得一顽疾，头不停地颤动，双目泪腺失控。有时昏厥过去。虽然，她与戴君又生下一双子女，终究不能抚平孙婉心灵上的创伤。而伯秋备受此婚姻的挫折和影响，仕途时遭掣肘，两度被黜，蛰居海上。抗日战起，辗转入内地，本想重振精神，为抗日救国贡献一份力量。终因忧郁不得志，途中病逝贵阳，时年仅五十有六。袁氏夫人老年痛失爱子，悔之晚矣！至此，伯秋从家庭和仕途的痛苦中解脱了。但留下的一对无父无母的女儿，还得要继续品尝着长辈留给他们的苦酒。

沧 桑

第三代是王弘之和王纘蕙。这一对海外归来，自幼失去母爱的姐弟二人，朦胧童年，不知亲娘是谁。大家庭迭遭变故，全家定居上海后，仍屡迁不定，使二人疑窦丛生。在偶然的会中，发现个人身世的秘密，不禁心酸落泪。内战时期，纘蕙去台湾谋生，弘之毅然留居大陆。从此姐弟天各一方。弘之在上海，学习努力，生活刻苦。大学毕业后，考入海关工作，分担家庭生活的重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弘之满怀激情投身革命。终因向组织坦诚交代了家庭出身和个人身世的影响，得不到当时组织的信任，频繁调职，生活陷于捉襟见肘之境地。弘之一生胸怀坦荡，与世无争，工作认真负责。他一生严守：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的原则。他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教育事业中，无私地奉献了毕生的精力。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举国兴起，弘之无辜遭殃。正当乌云压顶之际，忽接纘蕙姐自香港来函，始知母女相会于港岛，慈母急盼娇儿去港团聚。然而，那时申请去港谈何容易。事隔几年，幸得签证，欢喜异常，正拟整装待发，詎料慈母见背，半个世纪的分离与企盼，仅差半个月而不得梦圆。天上人间，抱恨何极！

序 曲

抱恨终天 慈母见背重逢前

那是1987年的冬季，一个寒冷的夜晚，在香港启德机场候机大厅里，华灯璀璨，人群熙熙攘攘，声浪此伏彼起。在这人潮里，有两位老人也挤在里面。他们不时翘首遥望旅客出口处的长长大通道，看上去，他俩有点焦躁不安。因为从台湾飞来的飞机已经到达，旅客已陆续出站，大厅里逐渐显得人越来越少，声音也越来越轻，只剩下稀稀疏疏的人们，尚在希望中等待。正在此时，他们同时看见了二姐，二人急切地招手，喊着：“二姐姐，二姐姐，我们在这里。”只见一位身材矮小，步履矫健的老太太手里拖着一只笨重的旅行箱子，正从出口处进来。她似乎有点耳背，虽然东张西望，还是没看见这两位亲人。他们焦急了，接她的老太太急中生智，拿出一方手绢，高高举起，不停地挥动，那位老太太方始看见，但是她吃不准，因为她身后还有不少旅客尾随而出。双方越来越近，老太太才看清楚，来接他的亲人是弟弟和弟媳。他们一下子把相隔四十年时空的隧道接通了。弟弟和姐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二人互相拍打着对方的脊背，哽咽地说：二姐姐，您好。弟弟，你可好。老姐第二人泪流满面，情不自己。站在旁边的弟媳也在不停地擦眼泪，说：二姐姐，咱们回旅馆吧。二姐姐点点头，泪眼对着弟媳说：

“谢谢你，几十年照顾弟弟。云霞，你可好？”“好，好。”云霞接过二姐的箱子，三人鱼贯走出了大厅，坐上出租车，片刻功夫就到了旅馆。

一家由台湾人经营的中等水平旅馆的三楼，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客房的桌子上，已经摆满了各式点心和水果。里间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精致的花篮，五彩缤纷，芳香四溢，这是为远来的二姐特意安排的卧室。外间兼会客室是弟弟和弟媳的卧室。因为已是深夜，不便到饭店进餐，三人就在旅馆里品茗、进餐。餐后，三位老人促膝谈心。

“二姐姐，你比我幸福，见到了我们的妈妈。可是，我……”弟弟王弘之不由得哽咽难语，老泪纵横。弟媳见了此情此景，就笑着说：“咱们别伤心了，见到二姐姐就很好啦。就请二姐姐谈谈见到婆母的前前后后情况吧。”二姐不无感慨地说：“是呀！我还是幸福的，不但见到了母亲，还难忘地和母亲同床共枕生活了三个月。这一段日子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难忘的三个月。可惜呀！母亲这样想弘之，不断书信摧问，可是，始终没有等到弘之。当我临回台湾，向母亲告别时，母亲饱含泪水的双眼，那种目光，那种情意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……”二姐哭啦，我们三个人都哭啦。还是二姐止住了眼泪，说：“我能见到母亲，也是诸多方面的照顾和帮助。”王纘蕙于1947年夏应大姐王纘衡之邀，去台湾大姐家作客小住。临行前，弘之交给二姐一张父亲的照片，请她在台湾有机会的话，找找我们的生身母亲——孙婉的下落，就是靠父亲王伯秋的这张照片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
王纘蕙到了台湾，住在大姐家里。那时的台湾经济尚不发

达。大姐夫包惠敏虽然担任台湾水泥厂的厂长和工程师，但毕竟是工薪阶层。本来六口之家，又加入了纛蕙，成了七口之家。七张嘴靠包惠敏一个人养活，确是捉襟见肘。二姐姐本想住些日子就回上海，可是形势紧张起来，海峡两岸交通阻断，纛蕙心急如焚，也无可奈何。就这样一再拖延，住了下来。事有凑巧，说起来也真是有缘。某次，大姐全家去看了一场票友彩排京剧。有位票友税兰洲者，是空军军需处的，他的一场《搜孤救孤》唱下来，获得全场喝彩。纛蕙听下来觉得颇有那么一点味道，就夸奖了几句。事后不久，就有人向澄湘母亲打听这位王家二小姐。本来家里人对这位三十岁尚待字闺中的二小姐的终身大事，颇伤脑筋。在上海时，不知道人家介绍了多少位，这位二小姐没有一个看中的。如今，来人把税兰洲的情况简略介绍一下，二小姐一听是二婚，虎着脸说：二婚，谈也不要谈。大家就七嘴八舌劝开了。说是不妨先见见面再说，不中意，就不谈。如果觉得还可以，就先交个朋友试试，如何？好不容易才得到了二小姐的点头应允。见面那天是税兰洲到大姐家的。澄湘母亲和大姐纛蕙热情招待。等税兰洲走后，澄湘母亲和纛蕙大姐就单独在纛蕙的卧室里，征求二姐的意见。二姐低头不语。不知怎么的，澄湘母亲在一旁掉起泪来。大姐一见，怪起母亲。澄湘母亲止住眼泪，抽抽嗒嗒地说：“纛蕙虽不是我亲生，可是我一直视为己出。如今，我家大小姐都两个儿子了。至今二小姐的婚姻还如此犯难，我觉得对不起你们父亲。……”大姐快人快语，大不高兴说：“娘，你真是的，纛蕙还没说话呢，你倒先掉起泪来，你说是对不起大舅舅。这婚姻大事能马虎的吗？我们还是听听纛蕙的意见吧！”纛蕙见她们娘俩为自己的事争执

起来，过意不去。就说：“大姐，你也别怪娘，娘是为我好，你大姐也是一片真心。我就说说我的看法。这个税兰洲，人看上去还是可以的，相貌和素质都还不错。可是，我心里的疙瘩是……”，大姐急着说：“你尽管说，大姐不是要急急把你嫁出去。你就是在大姐家住一辈子，大姐不但欢迎，也是养得起你的，问题是，你总不是独身主义吧。那你就坦然说说你的看法。好吗？我和娘为你作个参谋如何？”二姐抬起头来说：“我心里的疙瘩是：一个是二婚头，我觉得委屈了自己；二呢，岁数相差太大，他都快四十岁的人了。好日子还能有多长？”大姐听后思考了一会后说：“听说这税先生的妻子和孩子死得可真惨，介绍人说，是坐船来台湾途中翻了船淹死的。”二姐一听吓了一跳，说：“老婆和孩子都淹死了，多可怜。不过这家人家也够倒霉的了。我才不进这种人家的家门。嫁给他，连累我也倒霉。”大姐哈哈大笑：“你这是哪门子的道理，照你这样说，死了老婆的人，就再也娶不到老婆了？你别胡说了！”娘插上来说：“孃崽，不是娘说你，你对这婚姻问题，也真够挑剔的。以往不说，就是你到台湾以来，不少人就打听你这位二小姐，为什么三十岁的人还不找对象。”二姐光火了，说：“我找不找对象，管他们什么事！”大姐一听，笑笑说：“孃崽，不是谁要来管你，还不是大家关心你吗？”“税兰洲，我看不上，你们不必瞎操心啦。”说完，二姐拔脚走出房门。屋内娘俩四目相视，无奈地摇摇头。

过了几天，介绍人来说，那天会面，税先生对二小姐很中意，说二小姐是大家风范，他很想和二小姐先交个朋友，不知二小姐意下如何？大姐忙接口说：“我们二小姐说啦，考虑考虑再说。”“那好，那好。静候佳音。”介绍人就走了。

以后税兰洲就经常主动到大姐家，不是邀请全家吃饭，就是邀请全家看戏。一来二往，大家都觉得税兰洲人不错。二小姐心里的二个疙瘩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也慢慢地松动了。他们这一对终于在1948年喜结秦晋之好。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澄湘母亲和璩衡大姐母女二人无比高兴。

二姐在台湾结婚了，就打消了回上海的念头，小夫妻俩日子过得称心满意。转年，二姐生了个大胖小子。对税兰洲来说，喜出望外，弥补了他丧妻亡子的心灵创伤。他待二姐无微不至，夫妻感情日益深厚。经常是税兰洲在台上唱戏，二姐抱着儿子在下面听戏，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。二姐婚后一共生了三个儿子，个个长得相貌堂堂，体魄健壮。老大税力耕，大学毕业，专业日语，后改业从商；老二税道耕大专毕业，经商；老三税儒耕军事学院毕业，职业军人。二姐的任务很重，相夫教子。欣慰的是，儿子个个成材。

一日，二姐整理东西，翻出了从上海临行时，弟弟交给她的父亲的照片，想起弟弟曾语重心长地说：希望二姐有机会时务必找到母亲的下落。二姐手持父亲遗照，双眼噙着泪水，陷于沉思之中。此时，正巧兰洲从外面回来。见此情景，不免大吃一惊，急步走到二姐面前，见她手里拿着一张中年男子的照片，正在流泪发呆。兰洲忙问是怎么回事，这个男士是谁？二姐抹去眼泪，对兰洲说：“我很想娘。”兰洲不解地说：“娘住在大姐家，你想她，明天我去把娘接到我们家来住就是啦。”二姐有点烦躁，说：“你不懂。”兰洲还是不明白，说：“你想娘，那么你看这张照片什么意思？”“你不懂嘛。”“我是不懂，你总得把话说清楚，让我懂嘛。一个人背地里掉泪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……”二姐说：“说来话长，一句二句说不清楚。这样说吧，这不是我的亲娘，我的亲娘，在我五岁时，就和我爸爸离异了。这是我父亲的照片……”税兰洲大吃一惊，呆在那里。轻轻地说：“那么你的亲娘是谁，现在什么地方，你都知道吗？”二姐又点头，又摇头。搞得税兰洲更不明白了。二姐就简要地把父亲和生母的情况说了说，税兰洲听后照样大吃一惊：“如此说来，你是国父的亲外孙女呀！”二姐点点头说：“我想找找妈咪，但不知从何入手。”兰洲思索片刻说：“这是个大问题，你让我好好想想。改日我们再商量，如何？今天你就别伤心了。”二姐点点头，把父亲照片收起。

从此以后，税兰洲倒时刻揣着一颗七上八下的心。这个孪崽来头可不小，怪不得平时脾气怪怪的、大大的。有时甚至莫名其妙，原来她心里有难言之隐。我既与她做夫妻，理应帮她一把。如何帮二姐寻生母，成了税兰洲的头等任务。此时，孩子都已长大成人。兰洲觉得这样大事，应该让孩子们知道。于是和二姐商量，这件事是否给孩子们知道。夫妻两人商量下来，决定开个家庭会议，把此事向孩子们宣布，并关照孩子在目前情况下，必须严守秘密。当孩子们听了这一消息时，同样是大吃一惊，万万想不到有这种情况。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开了：妈妈是国父的亲外孙女，那么，我们是什么辈份，搞不清楚。二姐发话：“什么搞不清楚！我称国父为外祖父、外公，你们当然称呼太外公啦。你们是国父的曾外孙嘛。”大家点头称是。连说：太外公，曾外孙。还是税兰洲想得周到，忙说：“不要以为我们是国父后代，就忘乎所以。从今以后，你们三人更要发奋图强，有所作为，才不辱没国父的伟大形象，知道吗？”三个孩子平时

对父母都很尊重，如今多此一层关系，更为敬重母亲。老二当时就说：“妈妈要找外婆，我把这件事记在心里，遇到机会，说不定还能帮上忙呢！”

老二道耕当时大专已经毕业，一时找不到工作，就开计程车。有一天，遇到一位客人，坐车到国民党中央党部。无意中谈起国父来。道耕思之再三，就大胆地向这位客人说：我们家与国父有亲戚关系。这位客人也觉得新鲜，自我介绍说他是孙科的秘书。如此一来，双方都觉得十分巧遇。于是，这位客人热情地问道：耕，什么亲戚关系呀！道耕只能简要地说明一下。此位客人大吃一惊。连说：那你就是孙科的重外甥了。失敬，失敬。于是，他关照道耕可以把情况写一份材料寄到中央党部去，以取得中央党部的协助。必能找到你的外婆。他承诺有便也把这一情况向孙科先生反映反映。

这天傍晚，道耕怀着一颗喜悦的心情，回到了家里，一见妈妈，就说：“妈妈，我今天遇到了贵人，你猜是谁呀。”二姐狐疑地看着儿子，说：“你遇上了什么贵人，我怎么知道！再说，你怎么知道他是贵人呀！”道耕到父亲房间，把他请到妈妈一起，请二老坐下，一五一十讲给他们听今天遇到的情况。二老听后，频频点头，说：“的确是遇上了贵人。”

1966年夏，由税兰洲执笔，把王璩蕙与孙婉的关系详细陈述，由税兰洲亲自送呈中央党部。其实，中央党部有一些人是知道这一情况的。但是，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做人原则，所以，没有人提起过这一樁与己无关的国父的家事。可是，如今竟有人呈送了这份文件，感觉十分棘手。不予过问吧，觉得对不起国父和哲生先生（即孙科），万一以后被哲生先生晓

得，怪罪下来，不好交代。如果过问这件时隔半个世纪的陈年老账，又不知孙家如何态度，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。这些资深委员们着实犯了愁。议论的结果是：中央党部把这一任务，交由梁寒操委员亲自去处理。梁寒操接此任务，掂掂份量不轻。他思考了数日，决定必须先要与王纕蕙见见面，了解一下她的意图，以后再作决定。这一天，梁寒操把贴身秘书叫到家中。当时秘书就觉得有点蹊跷。有什么事不能在办公室谈呢，要叫我到家中交代任务。等梁寒操把此事说清楚后，并要求他去联系王纕蕙。此时，这位秘书方始恍然大悟。他秉承梁的命令，按照地址，找到了王纕蕙。把他来的意图向二姐说明。初步决定：请二姐抽空到梁寒操的办公室去一下。

二姐得此通知，喜忧参半。觉得终于找到了父亲的老朋友，此事大有转机，可是，又怕费了这么大劲，万一母亲不在人世了，那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？又怕母亲就是健在，万一她不愿意认我这个女儿，那不也是徒劳无功？二姐这几天的脑子里翻江倒海，理不出个头绪来。

二姐为了去梁寒操处，事先作了一些准备。首先把从上海带来的父亲照片找出来，以便证明自己的身份；其次，与兰洲商量，去梁处，说些什么。最后议定：寻母纯属思母心切，别无他求。只望见母一面，以了平生愿望。另外，对二姐的身份也得有一证明。因为，外间谣言中伤之事，不时发生，对此二姐心中颇为恼怒。

这一日，二姐携次子道耕一同前往。梁寒操非常热情，亲切接见。落座后，二姐主动把伯秋照片呈上，说：“老伯，这次多蒙您老人家厚爱，我寻母之事，得有一个好的开端，以后还望

老伯多多帮助侄女。”梁寒操听后不无感动，连说：“我与你父亲尚属莫逆，只是伯秋十分可惜，怎么就这样早逝。你母亲——孙婉女士现尚健在，你们母女之事，我当初也是很清楚的。不过，此事已经相隔六十多年，我还得与你母亲和舅舅商量，再作定夺。你不要心急，请静候佳音如何？”最后，梁还说：“你酷似孙婉女士，但愿你们母女重逢。”接着，他把孙婉的地址写给了二姐。临行时，写了一幅字和《国父思想与人格》一书，一并送与二姐，连说：作个纪念，作个纪念。

二姐与道耕怀着喜悦的心情跨进家门。兰洲一见母子二人的表情，就猜想事情必然顺利。等二姐把见到梁寒操的情况详细叙述后，并把字幅和书籍出示兰洲，兰洲即刻祝贺二姐寻母初获胜利。

时隔不久，孙治平夫人张眉女士受公爹孙科之命，来嘉义探望璩蕙。张眉把来意对璩蕙细说。二姐也对这位从未谋面的表嫂倾吐心曲。最后，张眉告诉二姐今后可以与母亲孙婉通信，以解母女双方思念之情。从此以后，二姐与母亲通信达四年之久。终于相约于1969年夏，二姐去香港母女相见。

二姐得到母亲之邀去香港会面，激动不已。数日来，食不知味，夜不成寐。整天盘算着：带什么礼物去见母亲；见了母亲必代父亲向母亲道歉，请母亲原谅父亲；向母亲陈述女儿和儿子的成长过程；更要倾诉儿女如何思念娘亲；……兰洲也在筹划二姐去港会母之事。经过周密准备，二姐终于在1969年初夏自台乘船去港，去看牵肠挂肚的母亲。来码头迎接璩蕙的是同母异父的戴成功妹妹。由于素不相识，他们相约：二姐身穿紫萝蓝色旗袍，手持卷起的杂志一本。戴成功身穿鹅黄色旗

袍，鬓发际扎一条鹅黄色缎带。二姐抵达码头上岸后，环视四周，果见一位身穿鹅黄色旗袍的女士。这位女士也朝璩蕙方向迎了上来。双方定睛细观。二姐手中拿了一本卷起的杂志，成功头扎缎带，完全按照预约的打扮。还是妹妹先开了口：“你可是台湾来的王女士？”璩蕙一听，立刻答道：您可是成功妹？至此，姐妹二人双手紧握，摇个不停。二人不觉都流下了激动的泪花。成功说：“我完成了妈咪交给我的任务了。总算把姐姐接到了。”二姐不停地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妈咪可好？”成功说：“好！好！我们回家吧！”二人走出码头。早有一辆汽车等候在那里。姐妹俩坐上汽车，直驶香港天后庙道158号D座19楼云峰大厦。片刻功夫，就到达住处。成功撒铃，并嚷嚷着：我把姐姐接来啦。门打开后，二姐急于进屋，一见一位白发老人端坐在轮椅上。二姐快步走向母亲身旁，双膝跪下，已经泣不成声，扒在母亲双膝上，哽咽着说：“妈咪，可找到您了！……”孙婉颤抖的手，不停地轻轻地抚摸着大女儿的秀发，说：“我们母女相见，就好，不要哭，起来吧！”二姐抬起头，见母亲已经老泪纵横，忙掏出手帕替母亲擦去泪珠，说：“妈咪，爸爸对不起您，我代爸爸向您请罪，请原谅爸爸吧，他也很苦。……”孙婉拉着女儿的手，示意她在旁边坐下，摇摇手，说：“不要说这种话，你爸爸是个大好人。是你外公对我的婚姻要求太过于严厉。我知道你父亲也很苦，他也无奈。”此时，成功捧来了一大盘点心和水果。请母亲和姐姐边吃边谈，笑笑说：“今天团圆是大喜事，不要哭嘛。”孙婉回头问璩蕙：“海平怎么样？他可好？”二姐不解，就问：“海平是谁？”孙婉大为诧异，说：“海平是你弟弟呀！”二姐才恍然大悟：妈妈还是记着他的小名（现名弘之）。忙笑着说：

“很好，很好。他在上海。他已是五十岁的人了。”孙婉又掉下泪来，说：“他离开我的时候，还是个婴儿，小脚丫才这样大。（用手比划比划）。即使他现在站在我面前，我怕也认不出他了。”她不免又抹起泪来，对二姐说：“把你弟弟叫来，我看看他，行吗？”二姐点点头说：“我来写信，告诉他，我已到了香港，见到了妈咪。叫他也来。”孙婉点点头，沉浸在往事的追忆中……

二姐知道大陆这边正在进行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不敢直接写信给弟弟。就把信寄到了一位亲戚家，请其转交。当弘之收到此信后，又惊又喜，心中默默祝贺姐姐与母亲相会了。可是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，我目前处于什么地位——专政对象呀！思之再三，第二天把信交给了组织，请示组织：我能回信吗？组织上一位领导一付冷冰冰的面孔，阴阳怪气地说：你说你可以回信吗？自己决定吧！就扬长而去。王弘之顿时像是一盆冷水从头上浇下，浑身冰冷，只得怀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，默默地祷告：妈妈，儿子对不起您老人家，请您原谅我吧！我是身不由己呀！但愿您和姐姐欢度这一生中，最幸福的几十天……。

隔了大约一年多，已是1970年夏季。还是这位领导，有一天，手持王弘之交上的数封信件，来找王弘之。他一本正经地向王弘之说：“王弘之，我把你这些信退还给你，我们国家宪法规定：每个公民都有通信自由，你要明白，组织上可从来也没有阻止过你与任何人通信，也没有剥夺你通信的自由。”王弘之听后，真是啼笑皆非，无可奈何。二姐回台的日期越来越近。那边二姐连发数信，不见回音，母女二人心中不安。

这天孙婉对女儿说：“我看海平是来不了啦！我们三人同时会面的可能性不大啦！以后再等机会吧。”二姐看见母亲眼

眶的泪水在直打转。二姐伤心地说：“妈咪，您不要伤心，您好好保养身体，下次我约好弟弟一起来看您！”孙婉点点头。拉着女儿的手直摇头。

一天，二姐从房间来到客厅，一眼瞥见妈妈坐在轮椅上，整个人不停地颤动。走近一看，妈妈双目紧闭，咬定牙关。看样子已经不省人事。二姐吓得手足无措，大呼：“成功快来，妈咪怎么啦！”成功快步奔来，连呼：“妈咪，妈咪！”又是掐人中，又是将胸口。大约过了十分钟光景，才慢慢缓过气来。这时，二姐已经吓得泪流满面。成功对姐姐说：“姐姐，你不要怕，妈咪是有这个老毛病，不过很长时间没有发作啦，最近，可能妈咪相念哥哥，心情不愉快。……”二姐抽嗒着说：“妈咪真可怜。”

二姐临回台湾前一晚，与母亲彻夜长谈。七十五岁高龄的孙婉，唠唠叨叨地一再关照女儿：家庭夫妻要和和睦睦，要相夫教子。把三个外孙培养成材。自己要注意身体健康。还一再叮嘱女儿，你们同胞姐弟二人，一定要保持联络。我这里你放心，有成功照顾我……。

二姐在港收到大姐纘蕙来信。知道澄湘母亲病重住院。所以，急急赶回。一到台湾就直奔医院。澄湘母亲尚能认出纘蕙，老泪直流。二姐在澄湘母亲病榻前，衣不解带，侍奉了几天几夜。澄湘母亲终因医治无效，于1969年夏，病逝于医院，享年八十六岁。

纘蕙常说：“我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位母亲，现又失去了一位母亲，天公对我真是太吝啬了。”

当弘之得知澄湘母亲病逝的消息，遥望东方，泪流满面，说：“生我孙婉母亲，养我澄湘母亲，我何其命拙，两位母亲我